

人生的路，慢慢地走

■孙亚玲

总感叹岁月像一张珍藏的老照片，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它已经被时光晕染得褪色发黄了。总感觉父母就像门前挺拔的大杨树，当我们想起陪伴他们出去走走的时候，才发现他们已经年岁已高，腿脚不灵活了。

时间过得太快，去年国庆节，儿子开车载着我和父母，朝他们惦记了多年的白浪街去了。

最早知道白浪街，是在贾平凹先生的《散文自选集》看到的，先生写了一条极小的街，这头看不到那头，走过去，似乎并不感觉这是条街道，街是十分的单薄，北边的沿河堤筑起，南边的房后就一片田地，一直到山根，只是两排屋舍对面开门的街道。这，就是白浪街了。如此简单几句，先生就把白浪街写得神气百倍，不由得吸引了我和同是作家的父亲，想前往游览一次的。

白浪街属于商洛市商南县下辖的一个镇，与河南南阳市淅川县荆紫关镇、湖北十堰市郧县白浪镇交界，是一脚踏三省的地方。三个省的人门对门住着，左邻右舍亲如一家，乡音和习俗却各不相同。我们是下午四点左右到达白浪街的。街道游人不是很多，操着各自的语言，身着鄂、豫、陕胸徽警服的警察都在界桩旁执勤。他们围坐在一张办公桌上，记录着各自的工作日志，如果不是胸徽不同，任谁也不相信他们来自三个省份。

白浪街的装板门老房子已经拆除，现大多是贴瓷片安玻璃门的二层钢筋水泥楼房。一座三间黑瓦白墙，中间竖着两层台阶马头墙的徽式建筑位于街道中心，很是显眼，门头挂着“三省客栈”的招牌。本想尝尝

这里三省汇集的美食，看完菜谱，觉得湖北饭店的菜品并无特色，陕西饭店关门，我们就在河南的荆紫关饭店里要了四道硬菜。结果端上来的菜却引不起食欲，粉蒸肉太甜，焖排骨母亲咋样都咬不动；烩豆腐盐太多，倒是神仙粉酸辣可口。儿子打趣说，这是我老家许店的特色菜。

吃完饭，父母拉着儿子给他们拍照留念，我独自溜达在白浪街上，看着身边来来往往喜笑颜开的游客，看着家庭群里儿子发来父母笑得灿烂开心的照片，今天所有的郁闷和不爽，突然间都释然了。

在白浪街，最大的收获是从路边石堆里，捡到了一块三色交叉的三面石，颜色有黑白金三种，呈三棱三面直立状，和三省界桩亭子下立着的水泥界桩石形状很是相似。我戏谑此石才是天造地设的奇石，一个石面各代表一省，算得上宝贝了。

逛完白浪街，回到商南县城，躺在酒店软乎乎的床上，回想我为下午的狂野而自责内疚。车从商南出口下高速，刚开始时道路还算可以，虽然在群山间弯弯曲曲盘绕去，但总还是平平坦坦的柏油公路。公路一边是葳蕤翠绿的青山，一边是滔滔流淌的丹江。车子忽左忽右，一会昂首爬坡，一会顺势而俯冲，开起来还蛮有驾驶快感，在导航显示只剩下15公里路程的时候指示左转。拐过一个急转弯，公路便成了乡间的水泥路，狭窄了不少，坑洼不平，两车相向会车还是很困难的。前边一辆农用车“突突突”地冒着黑烟，慢腾腾地开得忒肉，任凭你把喇叭按得炸天响就是不让，大好的心情立时就随着路况的变化不好了。嘴里

没说，心里却气得不行，脚下也就暗自鼓劲，车后扬起一道飞尘。

错路有错路的风景，我却茫然不顾，没有发现一山秋林与秋水站立和倒伏在丹江水岸的风景。如果当时能用一种随遇而安的方式去迎接田园风光，以一颗平和的心态去欣赏乡村风景，能享受亲自驾驶车辆和父母儿女共同行走这一程山水；能感悟到人生的路，慢慢地走，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和快乐呢！其实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无论经历过什么，无论走过何种道路，这都是生活中的风景，是大山深处那一棵棵老树静立时的沉默，也是生命的沉淀。护城河岸边垂柳随风飘荡着枝条，显得忙乱不已，安静与忙乱，大路与小道，都是人生最好的遇见和安排。四季轮回，人生路上，背上行囊，谁不是这天地间的过客？风餐露宿，雾霭山岚，坎坷曲折，都是必需的经历。一路风光，一路感悟，原来残缺也是一种美丽。想通了，心情就好了，心境就恬淡了。在窗外“哗哗”的流水声中入眠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在丹江岸边的沿江公园的鸟鸣声中醒来。酒店向南开着一扇小窗，拉开窗帘，阳光斜斜地照进房内，落在新铺的地毯上。窗外，一颗颗晶莹的露珠，清清爽爽地悬挂于草尖之上，那么纤弱、璀璨，用它的纯洁，折射着日月和岁月的铅华。这是一串串心情的念珠，一颗颗生命的露珠，在为岁月低吟浅唱。我将头探出窗外，几位洗衣的大嫂赤脚在河里，“嘟嘟”地用棒槌有节奏地敲打衣物，这景象多年不见，猛然看到依然亲切。

你我都需要一场庙会

■侯玲

进入农历十月，县城东关就有庙会了。父亲赶庙会时给我发信息，大意是他买了两盆菊花，紫红的“黑旋风”，绿色的“绿天赞”，送我一盆，让我选颜色。我说：“要绿的。”父亲说：“花暂时寄存在牙科门诊，我逛完会了给你送。”

我正上班，两天考试让人焦头烂额。卷子输入有问题，改卷推后；后面的工作一大堆叠加。看着父亲发来的图片，亭亭玉立的“绿天赞”婀娜摇曳，清雅宁静，仿佛不知我的烦恼。再想想逛庙会的父亲，我不禁笑了。

父亲肯定会买一个热油糕。因为多次被医生提醒饮食要少油少糖，父亲不能敞开吃油炸甜食，生活的乐趣被减了几分。父亲说，儿时逛庙会，他最馋热油糕，甜丝丝，油烙烙，皮脆瓢软，要不是钱少，他一口气能吃十个。现在，他有买十个油糕买千个油糕的钱，却只能买一个尝尝味道。每每这时，我和母亲就调侃，多少世事都是“有牙——没锅盔”。父亲很知足，他说：“吃饱就不惦记了。”有这样的心态，父亲活得很知足。我能想象他今日见到邻县卖花老人时的场景。

父亲肯定会不吝赞美之词夸奖卖花老人好手艺。父亲养花多年，深知好菊花难养，它贪肥喜水，水肥足时又疯长乱发枝。我看图片上的菊花，花冠饱满，花苞错落，色彩不凡。父亲肯定要讨教卖花人是如何养护花的。如果听到一盆花卖12元，父亲一定会脱口而出：你卖得太便宜啦！他是满心真诚地说，卖花人绝对会感觉遇到知己。两个爱花人交流一番，父亲逛庙会的收获更大了。

父亲的菊花还未送到，几天阴沉的天气突然放晴，宛如我当下的心情。我不禁哼着曲儿、翘着腿、摇摇晃晃地摆着脑袋想：



(图片由AI生成)

是身体的衰老让人衰老呢？还是心情让人衰老？

我问母亲：“你咋没有逛庙会？”母亲说：“我也去逛，给一个歌友送一份歌词，顺路还要给一个老姨送一份心经。等会给你带两个刚出锅的花卷馍馍。”

我笑得像父亲刚买的菊花一样。一起逛庙会的父母各干各的事情，都忙得像总理一样。母亲吹葫芦丝，参加合唱队，她的歌谱都是手抄的。我说，打印一份歌页4毛钱。母亲不理我，埋头抄她的。母亲写字，行字工整，字迹清晰，我不得不佩服。几年前，我建议她抄经消磨时间，她坚持每天抄写，钢笔字比我的学生写得漂亮。这几年，母亲和有相同爱好的姨们坐在一起，吹吹葫芦丝、唱唱歌、打打拳、跳跳舞，她忙得我想见都要预约。

我给父母说：“周二、周三能不能给我做一顿午饭？”父母满口答应，自带蔬菜，按时做饭，我进门时，饭食热气腾腾。吃完饭，母亲刷碗洗锅，父亲收拾好垃圾带下楼。临

走时母亲说：“我两个钟点工是不是尽职尽责？”我连连称赞，可也不敢多留，他们下午有活动，不能耽搁。

过了十五岁，我就对逛庙会不感兴趣了。一街两行，熙熙攘攘，卖啥的都有，无数个喇叭声交织在一起，不仔细听，不结合眼前场景，根本不知道卖啥喊啥。可父母对逛庙会情有独钟，他们每年都要去，而且不止一次地去，买些零碎，买点家用。这时我才想起，去年庙会，父亲给我买回一兜儿时我爱吃的“蓼花糖”；前年庙会，父亲买的是我六岁以后再没见过的“天鹅蛋”。还有更早的时候，父亲买回来“芝麻糖”，母亲带回来炒凉粉。

不思量自难忘，原来庙会一直在我的日子里，它是以各式各样的美食和零嘴的形式出现。我自问：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认为网购可以解决我的一切购买需求？我认为庙会就是老阿婆们拜神，老头们搓搓旱烟叶，买卖石头眼镜。我以为，我不去参与就把自己从尘土飞扬的庙会中剥离出来，岂不知，我惦记的“蓼花糖”“天鹅蛋”“绿天赞”都来自庙会。谁说的？多年前射出去的箭，此刻，正中眉心。

黄土地是所有人的父母，草离离，岁枯荣；时间让一代父母老去，岁月催新父母长成。我以为的成长只不过是一个孩子的野蛮生长，真正的成长是活成了父母的模样。今日，我爱上了庙会，大概我也会去逛庙会。再过几年，我也期待逛庙会，买吃食，买花卉，买日常用品。再过好多年后，我也给我的孩子说：你要红色的花还是绿色的？你想吃炒凉粉还是臊子饸饹？

庙会，就是一场吹过旷野的风，它让花草树木都感受到烟火气息，它让所有人的成长都有了色彩，回忆有了味道。

你我都需要一场庙会。

文学

新视角

陈彦题

主编：季风
文艺总顾问：肖云儒

阳光报
— 12 —

2025年12月3日 星期三
责编 白铁龙
校对 杨宏玲

